

可敬者 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
她的貞潔與神貧

MARIA DEL CARMAN DE FRIAS, F.I.
POSTULADORA GENERAL

《福音勸諭為修道人 是成全愛德最有效的方法 (...)。身為修會的創始人,制定會憲者與會長,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不只感到一種應十全十美的活出福音勸諭的責任,而且把它做為她會憲及書信中的主要目標》。

現在我們看她是怎樣做的。

英豪貞潔

《這位婦女不願接受男人,也不願把愛情給他,但卻與永恆且超越世間任何受造物之愛的另一位,締結了她的許諾》。

教會在晨禱禮儀中以此讚美詩表揚諸童貞女,這詩句也可放在可敬者甘第達修女身上,因為她是《參與教會聖德者,在勸諭中,首推天主賜給若干人的那種寶貴恩寵(參考.瑪19:11;格前10:7)使他們在童貞或獨身的地位上,更容易地專心事 奉唯一天主(參考.格前7:32-34)》。

事實上,修道人以聖願追求完美的貞潔之目的,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以愛情奉獻給天主,棄絕婚姻是為了更一心一意的追求天主和天國的廣揚。

Juana Josefa Cipitria y Barriola還在青春時期已向她父母明白的表示自己徹底棄絕婚姻的意向,說:《我只為天主》。

這種回答的方式實際上不是神學上的製定,也不是謹慎分辨後的抉擇;而是她心靈深處感受到天主召叫的直覺,因此,毫無疑惑的給予一個永久且肯定的答覆。

在她生命的旅程中,這個答覆因她無條件的全都給與她唯一真愛的天主而豐滿成熟。

因此,在她生命旅途的末日,她因對天主的忠實問心無愧而敢說:

《我不記得任何時刻沒有奉獻給天主》。

甘第達修女的一舉一動都肯定她修道生活中的這兩個經驗,這也是每個認識她的人所敬佩的。

她沈思、鎮靜及謙遜的態度吸引他人,如此她對她姊妹們關於貞潔的勸誡和要求也使她們信任,以身作則是會祖一切行事的風格。

提案樞機加強這兩句話時說:

《為了認同甘第達修女的英豪貞潔,只需要記得她說的幾句話:“我只為天主”、“我不記得任何時刻沒有奉獻給天主”,見證人及文件都一致認同天主僕人之典型及其貞潔的德行,身為總會長,她善於給她的姊妹們一些在貞潔聖德上護衛及成長的實際勸誡。

在日常生活或行程中,她很小心地謹守感官,同時也很和藹、平易近人。

她的偉大典型就是無玷聖母,“她道路上的明星”。由此可見,天主之僕人肯定的是“永遠屬於天主的”》。

會祖的姊妹們是最動人的見證:

《在貞潔聖德上她是最小心謹慎的,特別是在謹守感官這方面,走路時她端莊穩重、五官謹守,好似全神貫注於天主,她戰戰兢兢的保衛貞潔(...)。

在行為端莊上,她不只尋求無瑕可指,並謹慎的注意細節,她勸告我們從早起時就把自己託付給聖母,童貞聖母會保護我們的。

出門時的行程上,她非常端肅,她的臨在就會使人尊敬她。有一次,我陪會祖去維多利亞,上火車後,一位太太問我說：“那位修女是誰？她很像聖女大德蘭耶！”

每次訪問時也是一樣,單純、樸實、端肅,如同臨在於天主之前。這是我的觀察,其他修女也同樣說,外面的人看到她時就被感化了,與異性有來往時,她很謹慎,外表端莊而自然,她勸告我們與人交往要文雅、謹慎,特別是訪問他人時。她會這樣做,也會這樣說》。

Petra Calzada 修女的見證與其他修女,如Juana Uranga,Agueda Hernandez等等的見證符合,我們認為其他人,如Blanca Sabater的見證也是很重要的,她說：

《我覺得在天主僕人身上沒有任何不符合貞潔聖德的事,正是相反的(...)我聽我家人說從她外表行為及衣著方式就可以看出她在貞潔聖德上非常小心,她的臨在就使我很高興,無論在任何場合,凡看到她的人都稱讚她顯出了基督徒外表行為的端莊》。

D. Nicolas Rodriguez Aniceto 律師表明說：

《在這位貞潔的天主僕人的名譽上,我從未聽見過任何人說過任何評語,她的貞潔聖德顯露在她謹慎的舉止及純潔的言語上,在她表情及整個端肅的生活上,這些是在我多次訪問她時觀察到她對我及其他任何人慎重的態度》。

Paulino Harnandez Sierra 神父說道：

《我從未聽說過她在貞潔聖德上有缺欠,更未看見過相反此聖德上的缺點,她謹守眼目,特別是出門的時候,這是在我Babilafuerte及Alzola觀察到的。在她從浴室到聖堂往返之間或接待世俗人時,我都看到她舉止的端莊》。

從這些見證人所說的話中,第二位神學參議下結論說：

《在她一生中,她的貞潔及正直沒有失去光澤》。

· 她獻身於貞潔,推薦貞潔並給貞潔聖願立會憲

如同在其他情況之下,我們要了解,這位可敬者修女以創始人及總會長身份和使命,除了以身作則並推薦貞潔聖德外,並為她的修會立了有關貞潔聖願的會憲。

在她的書信中,她很自然的插入一些語句：

《讓我們有一個慷慨大方的心,只為天主,一切都為天主。但願如此。阿們》。

會祖在傳達她自己獻身貞潔中《心不可分》的一種親密的經驗時說道：

《一顆只為天主的心》。

《我的女兒,讓我們把我們的心寄托給耶穌聖心,只寄托給祂》。

這些話表達她自己完全獻身於天主的渴望及她對她姊妹們亦如此獻身的渴望,愛應是所有行事的動機：《...我們要努力工作；為愛天主而工作》。

在會憲所要求的意向與愛心結合的最高典型是《凡事永遠事奉及中悅天主...並在萬物中愛祂及在祂內愛萬物》。

我們不需要在會憲中尋找現代神學整合貞潔主要價值的要素,於1872年核准最初的會憲中明顯指點貞潔願之條文,它如此簡明的寫出：

《關於貞潔願的一切事項不需要任何解釋,亦即表示此聖願應如何完美的保持;身心的純潔應以天使之純潔為典型,並以我們永遠童貞無玷的母親和主保為懷》。

其後會憲勉勵說：

《以聖寵之援助,應忠實於揀選她們的耶穌基督,全心愛祂如同在祂內擁有一切》。

在會憲中關於對家人關係的條文也應以此獨一無二的愛為基礎,例如:

《凡欲加入我們修會的人,因跟隨吾主基督之勸諭:“捨棄父親、母親等等”,在接受這句“不惱恨自己的父親、母親,甚至自己的性命,不能做我的門徒”為自己生活方式之前,應斟酌捨棄父親、母親兄弟姊妹及所擁有的一切,如此當努力減弱對親戚的骨肉之愛而換為靈性之愛,以真實的愛德愛他們,如同死於世界及自愛的人,只為基督而生活,以祂來代替父母親、兄弟姊妹及其他所有》。

· 以童貞瑪利亞為典型

會祖在聖依納爵的“效法天使之純潔”後面加上瑪利亞的臨在“我們的母親及主保”,她明顯的渴望聖母是較接近可模仿的貞潔典型。

在她的書信中很常見的語句是:《看我們是否可以效法我們的貞潔母親,奉獻給她許多聖德,請妳把這話傳達給姊妹們》。

當一位保守剛到多祿撒的初學院時,會祖就請那裡的院長傳給她一個具體的訊息:《...請替我向她說她選擇了一個最有意義的日子,聖母獻堂瞻禮,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告訴她效法聖母,做聖母忠信的女兒》。

在會憲中我們可發現會祖對欲入耶穌孝女會的初學院者的要求:

《入初學院者的動機應是渴望忠實的回答召叫她們的耶穌並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祂》,同時勸勉她們深入貞潔聖願的要求,尋找能使她們快樂的活出貞潔願的方法《模仿永遠童貞瑪利亞》。

關於已入會的修會姊妹們,她對貞潔聖願這樣肯定說:《因著貞潔聖願,修女將全人奉獻給吾主天主,效法我們的母親無玷童貞瑪利亞,以

心身完全的純潔度 獨身生活,獻身為教會服務,並為來世生活作希望的見證》。

· 甘第達修女指示活出貞潔聖願最好的方法

《這種為了天國的完善節操,始終為教會所推崇,被認為是愛德的記號與激勵,並且是世界上精神肥沃的一種特殊泉源》,為了使這為天國完善的節操在修會更完美活出來,真福耶穌瑪利亞甘第達修女規定在她那時代最有效的方法:謹守五官、內心平靜、謙遜、培養靜默、為人表率的話語、表情端正、行動莊重、尊重他人...為了更愛慕及讚美天主,這是在1872年會憲中第29條寫的,全部從依納爵原文中抄寫的。

按上述會憲第29條,甘第達修女在她從耶穌會所採取的簡短而細膩的《端莊條文》中加以補充使之更生活化及富有意義,在這些會規中第一條之綜合的寫出其餘條文分別要提出的事項:

《修女們出門時,通常簡單的來說,她們的外表應顯出端莊、謙遜、修道人成熟,為看到她們之人的表率》。

其它條文規定修女們與他人來往時應遵守有關訪問、友誼、司祭...等事項。甘第達修女特別注重陪伴修女的規條,修女總不該單獨出門,即使在修院內,亦不應與外來人單獨談話,對於謹慎閱讀報紙雜誌等條文也不疏忽。

仔細閱讀這些條文之後,我們發現這是時代的影響,或因當時克苦靈修的趨向,或因當時有關婦女的歷史環境,無論如何,除去環境之因素以外,無疑的,會祖的欲望是貞潔聖德在她修會中應是無瑕的。

幾位見證人肯定會祖在貞潔德行上的細節,說:

《甘第達修女非常純潔,在她的舉止、眼神及言語上都看得出來,我從來沒聽她說過一句有失尊嚴的話,總是聖德及貞潔之言,她對我們端肅行為非常留神,從不許我們在髮型上或衣著上虛榮,(...)。我多次

與她出門,在火車上或候客室中,她常念玫瑰經,在訪問時我很多次看到她的端莊與禮貌》。

她在薩拉孟加就讀的外甥女Francisca Taberna及其他認識她的人,如Agapita Aniceto女士或Dolores Ugartemendia修女,都如此說道：

《甘第達修女的貞潔聖德表現在她的端莊行為及表情上,她不允許別人摸觸她。她也在這聖德上勸勉我們,她從不願我們與外人單獨交談,與異性交往更加謹慎,她謹守五官,尤其是眼目；她囑咐我們在街上時要收斂心神,不要講話,她面目淑靜,但與她姊妹相處總是很自然的。我知道她做許多克苦；雖然我不敢說她是為守貞潔聖德而作克苦,但我知道她是為罪人之皈依而作的,為在貞潔聖德上的謹慎,她從不一個人與客人交談,總是有一位修女陪伴她。

按照梵二大公會議的教導,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可敬甘第達修女為愛天國而守的貞潔聖德把她的心解放了,她愛主愛人的熱忱實成為永生恩惠之光明訊號,也為教會與她唯一淨配基督結合之象徵。

英豪神貧

《真正的神貧是出自心靈的一個幅度。Clemente Alejandrino (ca.140-215/216)教導他的人民說“神貧是放棄自己,自己的意志及所有深植於意志的一切偏情,在心靈中除去一切不良的情緒”。

但內心的神貧也需要有可見的標誌,最應強調的標誌是在於捨棄、一無所有、因信德而棄絕世俗、具體的棄絕財富及其誘惑,也就是說滿足於貧寒、滿足於“日用的食糧”,San Cipriano(ca.210-258)就如此解釋天主經這句話,棄絕本身是一個標誌並更是一個解脫》。

說到我們可敬會祖活出的信德,我們在她靈修生活基本的態度上指出她明顯的意識到她自己本的貧窮。

現在我們以她棄絕物質的幅度作為她徹底跟隨耶穌基督顯明的標誌,《祂本是富有的,為了我們卻成了貧窮的,好使我們因著祂的貧窮而成為富有的》(參考.格後 八 9;瑪八 20)。

從*Positio*及她傳記裡的許多見證人處,那些神學參議對會祖神貧生活下了結論,在第五投票中說道：

《天主僕人的神貧在她一生中從童年到會祖是同樣的(*Summ.*,436; 281-282)。(…)她喜樂於貧窮,從不抱怨,而且還想盡方法以施捨及捐贈方式幫助他人之窮困,同時使她的修會建立在為貧窮者有益之立場上。她的修會誕生於經濟困苦之中,她以超性智慧管理了修會》(*Inf.*,156-162)。

第七位神學參議肯定說：

《就如那些見證人和文件所載皆異口同聲的說我們天主的僕人,以有恆而可敬的形式活出了神貧,在她的房間、她的衣著上和以總會長職務所需之用品上都是簡樸的,在法令上說會祖總是以貧窮的態度行事：

“談到神貧一事,修道人不能只在使用物質上服從於長上,他們更需有內心及外表的神貧,積蓄天堂的財寶”(P.C., n.13)(參考.*Inf.*,pp.155 ss.)》。

若翰娜從小對世物冷漠的特點,就為人認同,一個年紀很小,而貧窮的孩子,能把自己愛吃的食物或一件新衣服送給別人是很不簡單的…

當她在布各斯及瓦亞多利省當女傭時,常常為他人設想,把賺來的薪水用在別人身上,只為自己的必須留下一點--為晚上祈禱用的蠟燭--都證明她對世俗事物很深的淡漠,而把一顆赤裸裸的心放在天上。

這些事情都有記載,我們可以很容易的了解當天主召叫她創修會時,我們的會祖已有了為發神貧願很好的內心的準備,並把神貧願做為她奉獻生活的要求,當時在她生活出的聖德中可以說神貧是最顯明的。

因為在教會中,那為拯救當時社會所需要的修會即誕生於極度的貧窮中。

在耶穌孝女會誕生幾日後,艾朗神父從撒拉孟加寫信說：

《...在此地,於主教護佑之下,孕育於茫辣撒之中而誕生的修會,開始生活於極端的貧窮中,如同茫辣撒一樣...》。

從那時起,會祖就不斷的生活於內外的神貧中,一些列品證件廣泛的表明說：

《會祖很愛神貧,我有證明：從修會開始時,她就很熱忱的述說怎樣接納那種極大的貧窮,修女們在一起。在那修院過第一夜的時候,都很高興的記起聖家的貧窮。我記得會祖願意遵守修會的規則,命令我們愛慕貧窮如同母親一樣,並在生活中感受神貧的效果。

(...)很明顯的,她對貧窮從未有過抱怨》。

這些事Nazario Perez神父在他給會祖寫的傳記裡肯定了,與會祖很親近的Vicenta San Jose夫人也做此事的見證說：

《我記得在修會剛創始的時候,她及修女們都是清湯淡飯,但我從未聽見會祖抱怨過》。

Josefa Machinena修女在會祖晚年時常守在她身邊,同樣說：

《會祖很嚴守神貧,她喜歡她的衣服很乾淨,好好的補了又補,但是很簡樸的。在散心時,我親眼看見她自己補會衣,雖然有些修女建議用好一些的布料,但會祖會衣的料子跟其他修女的完全一樣,她的鞋子也是很大、很普通的。

當她的會衣已穿的很舊了,修女們提議她把會衣留給她們用時,會祖說修女能穿得衣服她也能穿,她也很細心的去細查廚房,儲藏室及其他辦公室,當看到修女們浪費時,她會告訴她們應珍惜一切如同是天主的一樣。在初學院,她願意給我們更多更好的東西,但因她沒有東西可給,只好勸勉我們實行神貧如同聖家在納匝肋一樣,天主的僕人用的

飯食與別人一樣,而且飯量又很小,她的房間與其他修女一般簡陋。我聽修女們說她們請求天主的僕人,因總會長的身份,用比較好一些的東西,但她們未得到許可,只在她去世前一兩年才得到准許在她房間鋪地板》。

許多人都異口同聲的在會祖神貧上做見證,有些並提出我們可敬會祖在貧窮中,甚至於在缺少最需要東西時,表現出喜樂的特質,同時也表揚她的智慧,設法彌補所缺,但她從不抱怨,且與修女們解釋說：

《我聽人說我們修會的修女們在神貧中快樂的生活,特別在修會創始時貧苦的生活中更是如此,我從沒聽說有人抱怨過》。

Fermina Altuna修女附和**Consolacion Irigoyen**修女的見證說：

《我深信她很愛惜神貧,她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她一無所有。她穿的跟別人一樣,在吃住上與他人也無差異。

在這初學院剛建立時,除了麵包外,沒有其它的東西,天主的僕人在這貧窮生活中卻很快樂,並鼓勵我們。以這種神貧的精神,我們也覺得很滿足。因為沒有柴火,會祖教我們用鄰近製革廠丟掉的橡樹皮來生火》。

其他人的見證都完全附和,雖然不與修女們一樣度神貧的生活,但他們很欽佩修女們,有時也設法援助她們。

這些見證人所說的雖然重要,這事實也顯出了他人的關懷。

· 會祖自己說的話

在她一生所經驗到的貧窮困苦的情況中,會祖也以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她對神貧的想法。

無疑的,在創立耶穌孝女會之前她已經培養了神貧窮的精神,怪不得在此之前她並無儲蓄金錢的念頭。

Agueda Hernandez修女描述說：

《我不記得是會祖自己,還是她最初創始同伴們敘述會祖說的話,為了創立修會她有少許儲蓄,也收到一點救濟金,她願完全依賴天主,而非人力,天主的僕人對自己說：

“我主,我曾向你許願,除你以外,我無所需”,然後,她即把錢分給窮人了》。

1873年11月為了準備與她的同伴姊妹們發三願做神操時,會祖把自己深深的感受寫在日記中,Nazario Perez神父在會祖傳記中稱這靈感為《*copia de locuciones divinas*》,寫說：

《妳費很多時間思索自己的貧窮,而無力邁向前去,並不中悅我,妳以為我不知道妳沒有這世界上的富貴與財物嗎?我全都知道,我知道揀選了誰,也知道為何揀選了她,我既然給了妳這個渴望,也會給妳力量及恩寵去完成,如果妳忠於我的召叫,妳會明顯的看出這事業是我的,不是妳的》。

這就是會祖總是生活在天主的照顧中及完全依賴天主,同時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盡力的關鍵。

《...我們很窮,沒有錢是很困難的,在初學院有很多人,這麼多人而沒有收入,這使我很難過,可是我完全依靠天主的照顧,祂會供給我們所需要的》。

這是她在修會創始之初窮苦的年代中,在毛藤色斯初學院寫的。

· 喜樂的依賴天主

會祖因為依賴天主,同時在人心中注入和平,所以即使她受貧窮之苦,也不會失去喜樂,Perpetua B. de Quiros修女說：

《與任何事開始時一般,當初學院剛搬到這裡時,會院的貧窮與初學和修女們的喜樂並存。一位耶穌會的神父來訪問我們,後來又帶我

們做避靜,在他離去時,他說:“甘第達修女,我非常感動看到妳們在這樣貧窮中的喜樂”》。

在她生命末期時,會祖給一位院長寫信說:

《妳說,雖然修女們堅持不要,但妳還是給她們所需的東西,這非常好,也應該這樣做,我們不該超過神貧的限度。感謝天主及祂的照顧,到如今在我們修會中尚未有任何人因物質所缺而死亡,我們要記住有時我們應經驗到神貧的效果,我的女兒,不要灰心,要忍耐,總要依賴天主的仁慈,祂的仁慈沒有缺少過,也永不會缺少》。

· 為更完美的遵守會憲

有時經驗到神貧的效果,是已寫在會憲中,會憲首先嚴格要求的是:

—真實的福音神貧:

《我渴望我們修會的修院及學校建立在福音的神貧上...》。

—愛慕神貧:

《神貧是修道生活的圍牆,在天主聖寵之助祐下,盡可能的要愛惜及衛護神貧之純正...》。

—孝愛神貧:

《每個人都要愛護神貧如孝愛母親一樣...》。

然後,會祖為會員及團體規定了更具體的要求:

—不可儲蓄比所需更多的財產:

《[修院...]所擁有的財產及收入不可超過會員及學生們的簡樸居所及日常維持的醫藥所需》。

《在衣、食、住上,當與窮人相似》。

—體驗到神貧的效果:

《... 按照個人的明智,有機會時,應體驗到神貧的效果》。

一捨棄擁有的欲望：

《...每人都不應將所用之物視為己有...》。

Petra Calzada修女關於這事寫道：

《會祖說在修院的東西都不是屬於我們的,天主給我們這些讓我們使用,我們要小心愛惜這些借來的東西,她非常喜歡用馬槽的美德及耶穌愛護及實踐神貧的方式作比喻》。

一神貧中的謙遜,亦是說,在當時社會的環境中,應有神貧帶來之羞辱的準備：

《在聽命下或有需要時,會員應該願意挨家挨戶去求賙濟》。

我們可敬的會祖說過好幾次,為了減輕她幾個女兒的病狀,她寧願上各家門去求賙濟。

一東西之隸屬及克己精神：

《同樣的,除非院長知道而且願意,修女們不應給與,接受或支配修院的任何物件》。

《為更棄絕自己和靈修的進步,每位修女當高興將會院中最粗劣的一份給自己》。

一勤勉工作,避免懶散：

《修女們在靈修及外表上當時時小心謹慎,總不應遊手好閒,閒暇是惡事之根源,因此在修院中當沒有閒暇之餘地》。

會祖並加上勤於工作的動機：聖德的進步,天主的光榮,近人的益處：

《每天要更聖化自己,為天主的光榮及人靈的得救當努力工作》。

· 最後決定了使徒工作的要求：

一財物上的無利己心：

適度的學雜費：《收不住宿學生學雜費時，應盡可能的收微薄的費用》。

免費班：《不應收貧窮學童的學費》

無任何錢財的企圖：《我們要牢記不應有任何錢財上的企圖》。

· 建立修院之原則：

《建立學校時，當以人民更大的益處為原則，不應考慮為修女們的便利，在一切事上以天主的光榮為主》。

· 最後指出院長的責任：

一解決所需：《院長修女當注意在衣食住方面，修女們應有所需...》。

一避免多餘：《...同時當避免一切不需要的》。

這一些牧靈文件指示給修女們當走的路程，她們被召叫分享修會的神恩，應很近的跟隨耶穌基督，祂選擇了神貧，生活在貧窮人之間，與他們相處，為準備他們在物質上保持心靈完全的自由，相似祂，可敬的甘第達修女以總會長和她女兒們之導師的責任把耶穌的教導生活出來了。

忠實於徹底跟隨耶穌的渴望，是會祖行事的動機。因此，她活出《心靈及事實的貧窮》，給世人一個見證：她的財寶是在天上。

羅馬，1994年12月